

經部

四書疑節卷四

元 袁俊翁 撰

論語四

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又曰禹吾無間然矣堯舜禹之聖一也夫子言之不同何歟

堯舜禹三聖人之德一也而夫子之於堯舜兩有其猶病諸之論及於大禹則兩有吾無間然之論豈堯舜之

聖反不禹若耶惟聖知聖一何夫子之論若此也徐而考之夫子所謂堯舜其猶病者一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一曰脩己以安百姓是皆推以及人之事施雖博矣而常病其所施之未博濟雖衆矣而常病所濟之未衆百姓雖已安矣而常病乎百姓之有未安此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倘自以為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切考當時夫子發猶病之論一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二則曰堯舜其猶病諸其之一辭葢指堯舜自視以為猶病

初非夫子直謂堯舜之猶病也至於論大禹之無間者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
而盡力乎溝洫是皆盡其在我之事飲食吾得而菲之
衣服吾得而惡之宮室吾得而卑之及於鬼神黻冕溝
洫之事所當致孝致美盡力者皆得以盡我之所當為
而無毫髪之遺闕矣當時夫子發無間之論一則曰禹
吾無間然矣二則曰禹吾無間然矣吾之一辭蓋自夫
子視禹而以為無間初非禹自視以為無間也使當時

夫子立言自夫子而視堯舜則亦必以為無間原大禹自視之心則亦必自以為猶病三聖人之德蓋一耳合而論之自夫子稱美大禹行事之跡而以為無間者固足為聖德之美自夫子推原堯舜為治之心而以為猶病正不失為聖德之至初豈有所優劣邪曾論末篇嘗舉堯舜禹同一執中之授受於此可見三聖人之德一也奚其優而奚其劣

猶病云者夫子推原堯舜為治之心常有所不足也無

間云者夫子稱美大禹行事之迹靡有所未至也

論大禹之所以無間者葢皆盡其在我之事故大禹得以致其力而靡有所未至也至於論堯舜之猶病者葢皆推以及人之事雖堯舜非不盡其心而常有所未至也

逸民凡七人而下文獨不及朱張何歟

此章大旨葢因沮溺接輿丈人之徒皆超然忘斯世者當力詆其非而莫之悟遂舉古之逸民凡七人而其下

歴舉夷齊仲逸惠連六子之行事乃曰我則異於是斯言也實非聖人深予之辭也當時所論六子既非聖人所深予則朱張之不論者必為聖人之予矣吾想夫朱張之大節無適無莫義之與比直可幾聖人仕止久速之時安知其不如楊子所謂仲元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者乎彼六子之出處既與聖人異則朱張必與聖人無以異二者相形因其所論則可知其所不論者矣况先儒疏魯論者曰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

其與孔子同行故不論即此而證則前說庶乎其可信

柳下惠少連何以謂之逸民

大抵論君子出處之大節不當原其迹而當原其心少連事無可考夫子既舉之與柳下惠並論觀惠則連可知已惠魯人也以迹而論在魯嘗為士師之官且為犒師之命初非隱而在下之民顧安得而謂之逸然自其心論之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由由然而不失其正其平日之所養可知已不羞不卑初不以就為榮不怨

不憫初不以去為辱不以三公易其介初不為富貴之所淫自非甘心於遺逸能之乎然則惠連之為人論其迹似不可以逸民稱原其心則信乎其為逸民矣吾夫子嘗以言中倫行中慮稱之正此故也他日楊子或問嘗有以朝隱疑柳下惠矣楊子乃以餓顯為高禄隱為下蓋他有所激而言惠連誠可謂朝隱者也禄隱者也前賢嘗謂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大抵論其迹則有林藪朝市之分原其心則林藪隱也朝市亦隱也若曰

隱之小大則未容輕辯

魯論逸民一章子曰以下乃夫子之言也子曰以上逸民七人之目是葢當時素有此稱門人因記夫子之言而併及之初非吾夫子稱之以逸民也竊原夫子立言之旨正謂當時有此逸民七人之稱儗人或非其倫大不滿於夫子之意故夫子特舉伯夷叔齊與一語以畧許之謂柳下恵少連謂虞仲夷逸此二謂字正指時人之所謂者皆不得其當也愚觀逸民七人之中夫子獨

置朱張於不論自夷齊而外惠連之降志辱身固不及夷齊之不降辱矣仲逸之隱居放言又不及惠連之言中倫矣聖人言外之意蓋未始許此四子之為逸民也究至此極逸民七人之稱果出於夫子之言邪誠不免於惠連之疑然此初非出於夫子之言則惠連之不足為逸民者正無足疑也論者但觀子曰以下數辭則聖人評品之意斷可識已

作者七人舉其目不列其名何也

或謂荷蕢荷蓧晨門封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是也或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又或謂作者之謂聖七人指羲農黄帝堯舜禹湯是也竊嘗論之以作者二字而言則作者謂聖之說固優然門人會集論語以類從正當從上下文為証可也按上章言賢者四辟下章言晨門荷蕢則此章當作隱者為是但蕢蓧七人之說皆牽合逸民七人之目適脗合安知其得此章本旨否耶李氏嘗謂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

人矣不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朱子作集註獨有取於此說誠為得之論者但以作者為隱者則不失其本旨正不必强求其說以實之也雖然嘗論嘗謂舜臣五人武王亂臣十人皆舉其目而畧其名集註各取其人以實其數蓋專指其人則可考也此作者七人之論泛然不指其時世故無的說按李氏云今七人矣則是專指當時言也倘專指當時而言則包氏之說近之矣特封人本亦以得時行道為心初不與彼六人

同行愚意當以微生畒易之可也記曰儗人必於其倫合而言之曰荷蕢荷蓧晨門微生畒楚狂接輿長沮桀溺如此則庶乎其得之矣

孔文子公叔文子皆謚曰文有無優劣

夫子之論孔文子則曰是以謂之文也葢因有所問而為是答之之辭論公叔文子則曰可以為文矣葢因有所聞而為是稱之之辭聖人固皆深許之矣釋者於孔文子則稱謚法以勤學好問為文於公叔文子則稱謚

法以錫民爵位為文二說可謂皆得二子之實行矣要之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成已之事也公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成物之事也成已非劣成物非優各盡其當然之道而已

商賜言詩孰優孰劣

子貢因論學而知詩者蓋因聖人一時之訓誨而偶有會於詩中之意趣子夏因論詩而知學者蓋平日素有得於詩中之意趣特於此取正於聖人耳是故聖人所

以稱之者於賜則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来者斯言也葢稱其因告之而能知之也於商則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則聖人本亦所未及究乃因彼而起發我之志意也即此而觀則二子學詩之優劣可知已大抵聖門自顔子而下頴悟莫若子貢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要之子貢天資雖高而不及子夏學力之固故他日子夏之詩學卒有傳而子貢之詩學無聞焉家語明稱子夏習於詩能通大義是則子

夏之詩學優於子貢遠矣

夫子嘗以焉用佞論仲弓又曰不有祝鮀之佞難

乎免於今之世矣何歟

聖人立言有出於誨人之正論有出於感時之激辭不

可以槩論也

蓋當時以佞為賢或人稱仲弓之仁而以不佞為短聖

人乃正其說而斥之曰焉用佞焉用佞重言之所以深

鄙之也至若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矣之論此蓋聖人

深有感於當世奸諛之甚不免為憤激之辭耳聖人豈與之哉要之聖人謂仲弓之焉用佞者出於誨人之論謂不有祝鮀之佞者出於感時之激辭議者未可合此而為同異之疑也

子曰焉用佞又曰惡夫佞者微生畝乃以無乃為佞乎疑夫子何歟

微生畝以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亦有齒德而隱者也其或以佞疑夫子者蓋以其身之出處與聖人異故所

見有不同耳夫子荅之禮甚恭而辭甚直其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蓋非惟夫子足以自解而亦且深有警微生之失聖人之言旨矣哉何則士君子出處之道大要有三過於徇時者失之佞過於矯時者失之固惟不徇不矯乃適於義吾觀微生畝之為人正聖人之所謂固者也聖人之仕止久速惟其可者與世推移正適於義自微生畝視之乃以為佞蓋佞亦與義相似故孔子嘗謂惡佞恐其亂義也夫子惡夫以佞而亂義微生乃反

指以義為佞蓋錮於一己之私而不之覺耳雖然微生畝之言曰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其辭皆疑焉而不決蓋非敢必以聖人之為佞亦未為不知聖人者也論者未可輒議微生之為妄

古人之言有決辭有疑辭決辭者固可以為必然疑辭者未可以為信然學者亦揆諸理而已

合是三章而論之曰焉用佞惡夫佞其為辭也皆決是乃確然一定之理也無乃為佞乎者其辭疑微生豈誠

以聖人之為佞哉切詳微生之辭意本知佞之非矣特錮於一已之偏遂過疑夫子之為佞故夫子無復致辨而止以非敢為佞以解之論者但觀夫子非敢為佞之一辭則其平日所謂焉用佞惡夫佞者質諸此而益信若乃微生畝無乃為佞乎之疑辭者奚庸辨

子曰君子道者三及荅司馬牛問君子則舉二遺一何歟

夫子所謂君子道者三乃古今天下之通道論也其荅司

馬牛君子之問舉二而遺一者僅為司馬牛一人而發耳何則聖人答問之間於其所未至者不容不加勉於其所已至者付之忘言可也愚觀司馬牛之為人兄魋為亂二弟與俱牛獨卓然有見而不從即此可見其胷中之不惑有素矣若乃所憂所懼則有之論者但觀其兄弟獨亡之語則其憂懼常交戰乎胷中夫子安得不就所蔽處特舉此二語以釋之邪論者至於是則君子之道本在於不憂不惑不懼三者之俱備令司馬牛以

君子為問其於君子之道不病於有所惑而惟患其有所憂懼不憂不懼正其所未至者也聖人因舉此以為之勉至於不惑乃其所已至者聖人復何言哉論者正不可因此荅君子之問而致疑於君子之道也

夫子嘗語子貢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及子貢自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乃謂賜也非爾所及也何歟

聖賢君子天理之學或安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安行者

自然而然聖之事也勉行者使然而然賢之事也故魯論此兩章大㫖上異處只在無字與勿字上勿者使然而然賢者勉行之事無者自然而然聖人安行之事此夫子之荅子貢雖以勿施於人告之至於子貢自謂無加諸人則未易輕許之也程子嘗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也當時程子雖不正舉此兩章並論而引中庸之語然即此可類推已朱

子嘗論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别斯言盡之矣雖然勿施於人聖人固明指其為恕及荅仲弓之問仁亦以此為求仁之方矣葢始則勉而使之勿及其至則安焉而出於無無者勿之極至勿者無之積漸二而一之可也不然孟子何以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夫子嘗以誨人不倦自謂矣又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似有倦於誨人之意何邪

孔門弟子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述而一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事篇首有曰誨人不倦篇末亦曰誨人不倦是則聖人之誨人蓋每以不倦為心然篇中有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似又有倦於誨人之意何歟吁誨人不倦乃聖人誨人之本心故篇内有謂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蓋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来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此章既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下章乃

記憤啓悱發之論以及舉而不復之說蓋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於此尤足見聖人誨人之所以不倦也茍徒誨之而已矣則誨諄聽藐何益之有必待其憤悱之誠既至而後加夫啓發之功舉一隅而知以三隅反然後復以告之則其學力之進蓋沛然而莫之禦矣向使聖人而倦於誨人則吾但舉以告之寧復計其有所反否立言垂訓之頃豈能反覆開諭至如是之詳切哉甚矣聖人誨人之心為不倦也述而一篇首末兩

舉誨人不倦之說故篇中凡及誨人之事者無非發明其所以不倦之方於此尤足見門弟子之善記言也

聖人不徒自述其教人之心而且備言其教人之方於此見聖人誨人不倦之心也

夫子論及誨人之道每以不倦為辭者自述其教人之心也所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者備言其教人之方也

孟子有謂教亦多術矣有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此夫子所謂不復者其亦不屑之教誨也歟

然則不復告者乃所以深告之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又曰正顔色出辭氣何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先舉其凡而後列其目經文三節固自明白程子釋此章㫖亦自分作三節說明謂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深足以發明曾子立言之本㫖其謂動容貌舉一身而言者蓋所以别容貌與顔色之

不同也特以顔色之見於靣辭氣之出於口乃夫人所共知有不待為之辨釋者矣他日朱子作集註其初字為之詁亦曰容貌舉一身而言辭言語也氣聲氣也於顔色則不復釋皆此故耳况容貌顔色辭氣之為三者有不待曾子之論而後然也夫子嘗有九思之論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是猶曰九者之中列之以為三至於君子三變之論釋者謂儼然者貌之莊温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即此而証則知容貌顔色辭氣之為三者坦

然而甚明矣大槩三者之中辭氣别為一端固無足疑其所疑者惟容貌顔色相近似其實有不同先儒釋子之燕居一章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是蓋以容色對稱容自容而色自色者信已程朱二子於此章皆釋之曰容貌舉一身而言與顔色正自有别或者反因此以致疑不可也

四勿於五事何以獨不及思

嘗考先儒傳釋之説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所以為主

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然則四勿雖不言思而所以知其非禮而勿之者即思也伊川嘗論視聽言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內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此二語實盡其要南軒嘗撥此以論不言思之故

通書有曰仁義禮知四者視聽言貌動靜無違之謂純

朱子論仁義禮知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四者之實也要之通書之謂無違即

魯論之所謂勿蓋皆以思為主也由是而論四勿雖不明以思言而思在其中矣不然視聽言動何以皆九思中之一事耳

戰者子之所慎及其荅衛君問陳則曰軍旅未學何歟

子之所慎戰居其一此乃門弟子所記之得其實至於軍旅未學之語乃一時托以拒衛靈問陳之辭耳聖人豈真所未學邪平日見諸言辭之間者亦多矣姑以魯

論言之如曰可以即戎可以去殺皆軍旅之事也如曰以不教民戰是為棄之此又極言不教而戰之弊也如荅子貢以足兵稱子路以治賦此得非軍旅之事乎如請哀公之討陳恒非季氏之伐顓臾以至論征伐之所自出又得非軍旅之事乎然則信以為聖人未之學不可也子路嘗有子行三軍之問夫子告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説即此可見聖人慎戰之實惡得謂其於軍旅之未學哉竊考聖人之於衛靈往來其國不為不久

其於聖人動作威儀之間夫豈懵然無所觀感乃於聖人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且專以陳為問聖人知其志之不可化乃對以未學而去之然則軍旅之事本非聖人所未之學特以衛靈之無道而不輕以告之於此尤足見戰為夫子之所慎者益信矣

戰為夫子之所慎門人所記為得其實但即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語觀之則可見矣至於自稱軍旅之未學者非真未學也特不輕以語衛靈耳如魯論所載夫子

平日之言有及於軍旅之事者猶曰托之空言未見其行事之實也且如夾谷之會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此皆夫子於軍旅之事其已試之效矣即小可以觀大曾謂夫子果未之學乎要之文事武備葢本相因夫子於文事既有餘武備正不學而能之矣今也荅衛靈之問深懼其無道之至彼既好之又從而告之則適以滋其窮兵黷武之禍爲益甚故寧諉之以未學至此尤足見戰爲夫子之所慎

也

籩豆之事曾子以為末俎豆之事夫子以為嘗聞

何也

曾子之告孟敬子上文有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以道德之事與籩豆之事對言也道德在内籩豆在外自道德而視籩豆則以籩豆為末者固宜夫子之荅衛靈公下文有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是以武備之事與文德之事對言也文德為先武備為後自軍旅而視俎豆則

不以俎豆為末者亦宜要之曾子所言者君子之學夫子所言者國君之政此其立言之旨意各有所重論者豈遽可以差殊觀哉

籩豆之於俎豆均之為禮器也然此特器數之末非學者之所當急曾子之說本為通論而夫子之論云然者正有子所謂夫子有為言之也何則夫子因衛靈之問陳徒知兵而不知禮故矯其失而為之說曰俎豆之事則嘗聞軍旅之事則未學他日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

夫子夫子亦曰胡簋之事則嘗學甲兵之事則未聞正
與此二語相合皆有所為而言之耳要之曾子之言為
學者設乃萬世之通論夫子之言為時君設乃一時之
激辭後之為學者則專當以曾子之言為法為政者則
又當以夫子之說為心議者要不可膠柱而鼓瑟

難矣哉二章同異

魯論一書夫子兩有難矣哉之嘆難矣者艱得之辭嘆
其難乎為善而不為惡聖人為學者慮深矣當合兩章

論之一則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則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二章立言大抵相似其大旨孰輕孰重抑無所重輕與吁二章大旨正所以迭相發而互相補未可遽以輕重觀也何也羣居終日曰言曰行蓋指其發於外者言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蓋指其動於中者言也羣居終日之際所言不及於義所行專好小慧則其發於外者皆不誠飽食之餘不能操存其心泛然而無所用則其動於中者必不善聖人

於此皆示以難矣哉之戒正有望於學者安内制外之交盡其道二章大旨迭相發而互相補初果何輕而何重哉吁是固然矣學者求所以制外安内之道將何如亦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正當以坤文言為之法

已矣乎二章同異

嘗論一書夫子兩有已矣乎之論已矣者絶望之辭嘆其終不得見而嘆之聖人之為學者慮深矣嘗合兩章而論之一則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

也一則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二章立言大抵相似其大㫖孰輕孰重抑無所輕重與吁二章大㫖正所以迭相發而互相補未可遽以輕重觀也何也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蓋指夫惡惡而不能改者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蓋指夫善善而不能勉者也過而不知猶可覬其一旦之或悔今既見其過矣乃不能反已以自訟則將終其身而弗之改德而不好猶可望其他日之或悟今既知德之可好矣乃不能如好色之

必誠則將終其身而弗之勉聖人於此皆示以已矣之嘆正有責於學者好善惡惡之各盡其道二章大旨迭相發而互相補初果何輕而何重哉吁是固然矣學者求所以好善惡惡之道將何如亦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正當以大學為之戒

民可使由之矣何以不可使知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者行也夫人必知之而後行之安有既行之矣而不知之者邪曾不思知有

淺深此知字蓋指所知之深者言也何也彼由之者固亦有所知矣特徒知斯道之所當然而未知斯道之所以然此豈足以為知哉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此二知字蓋皆謂夫未知斯道之所以然初非懵然無所知覺之謂也愚想聖人之意亦曰民可使其由斯道之所當然而不能使其知斯道之所以然當時所謂不可使知之者初非謂不可使知之也正謂不可得而使之知也聖人之為此語蓋有悠然感

嘆之意自見於言外學者要當沈潛反覆玩味而求之

可也不然聖人豈肯愚天下斯民之耳目哉

四書疑節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疑節　卷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陸紹臺

謄錄監生臣陸昺

四書疑節卷五

元　袁俊翁　撰

大學

知止以下曰定静安矣然文曰能慮而后能得何歟

此數語雖一貫説來却當分作兩節看知止以下是説平時所知如此能慮以下是説臨時而行之者如此也

惟其平日知得所止者當在是則此志有所定向矣志有定向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吾身隨所處而安矣曰定曰靜曰安皆指未與事接時存諸我者然也及其事至物來而措諸用者必須詳細思慮而后得其所止書所謂慮善於動動惟厥時是也先儒嘗謂知是門時知得慮是到手後須要處置得宜又謂定靜安是未接事時胷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此說為得之矣雖然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

是工夫節目定靜安三者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后皆容易進慮能得最是難得何則定靜安致知之事也慮得乃力行之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學者不可不勉

知止者知其所止如射者之省其的能得者得其所止如射者之中其的徒省其的之所在而未至於中其的亦奚取哉平時於此理知所當止之地則心有定見所見既定則心不為外物之搖奪所以能靜心既靜則吾身隨所處而安如處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自安是

以定靜安三者固爲知止之功效而未始見於用也及其事至物來身與之接必須詳審思慮而后得其所止之地如平日知爲子當孝爲臣當忠及事君親時則能思慮其曲折精微而后得所止矣

本末終始先後果何所指

大學有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子章句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后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言之可謂明矣

然按經文求之此雖結上文兩節而亦所以引下文兩節其為本末終始先後六者之義皆昭如也何也初言古之欲明明德以下明治脩齊正誠知格皆揭逐節事目字在上自流遡源以求其本蓋申言事有終始終必有始也次言物格而后知至以下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皆舉逐項物件字在上自源徂流以明其效蓋申言物有本末由本而末也以此而論則曰事曰物既有分別終始本末亦有倫理且先字引下文六個先字後字

引下文七箇後字尤為明白於此見亦所以引下文兩節之意者信矣

物有本末與格物之物同異

經曰物有本末又曰致知在格物二物字本無異義自朱子作章句及或問物有本末則以明德新民釋之於致知在格物則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是為事物之物又非指德與民也然則二物字有異義與吁事物之物初豈出德與民之外乎明德新民之外學者又

果何事乎朱子章句於格物之下釋曰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是則朱子於格物之物固明以物猶事也言之矣然朱子語錄嘗謂物與事對言則事自事物自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由此推之上文物與事對言者物字本止是指德與民而言事字則是指其所以明德新民者而言特物以本末言之不得不以明德新民析之也下文專以格物言者則是從人事上說來正是求所以明德新民如今日格一物明

曰格一物云者亦只於明德新民上今日窮得此一事明日窮得那一事豈於明德新民之外而他有所謂事哉論至此極則朱子釋二物字初不見有異義也

經傳言本末者四同歟異歟

經所謂本末者二皆以先後之序言也本為先而末為後傳所謂本末者二皆以輕重之倫言也本為重而末為輕何以言之經曰物有本末釋者謂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是蓋先明德而後新民也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

否矣上文明謂脩身為本是蓋先脩身而後及國家天下也傳之十章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又曰外本内末承上文言之蓋為治之道以德為本者在其所當重以財為末者在其所當輕令也外其本而内其末則失其輕重之倫矣合而言之本末云者或以先后言或以重輕言皆不過重者所當先輕者所當后後先輕重一而已矣大學之道必以知本為務本既舉而末自隨故傳之四章釋本末者必以此為知本結之良有以夫

經何以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

大學一書先儒嘗以三綱領八條目釋之章旨固昭如矣然明明德一語尤為此書一大統會明明德者固明在已之明德新民者所以明在人之明德止至善者又言明在已在人之明德皆當止於至善也八節目之中脩身以上明在已之明德也齊家以下明在人之明德也故經文首舉八節目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正以見下文八節目皆出於明明德之事特其間不能不

微有人已之間耳先儒釋之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斯言蓋盡之矣或者疑此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明明德乃為已之學於天下何與焉吁此本無足疑也前言在明明德者雖曰明在已之明德而在人之明德亦在其中此言明明德於天下者正言明在人之明德也豈特平天下為然哉治國齊家無非所以明在人之明德也此乃聖人言外之意自可以類推已倘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雖不以平天下言而平天下之道實出於此故傳文嘗舉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正所以經傳互相備也雖然傳舉平天下者特舉其致治之效經言明明德於天下者直舉其出治之本舉出治之本者其旨深舉致治之效者其旨淺此其為聖人賢人之言與不然聖經先賢傳發之久矣

八條目何其致知格物物格知至兩語獨異

古之欲明明德以下自流遡源以求其本物格而后知

至以下自源徂流以明其效八條目上下交互莫不兩易其說然明治脩齊正誠皆以欲言獨於致知則直曰致而不曰欲治齊脩正誠致皆以欲言獨於格物則直曰在而不曰先此致知在格物一語爲可疑物格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皆不過易轉一字言之獨於知至則不仍用此致字而別易此物格而后知至一語爲可疑以愚觀之遡論八條目則致知格物最是第一關處故其立言頓挫不曰欲曰先以緩其辭乃一言以蔽之

曰在參諸傳辭有謂脩身在正其心齊家在脩其身治國在齊其家平天下在治其國正與此同一語意在字較之先字意最緊切又參諸篇首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在之云者皆指喫緊下工夫處豈徒曰欲曰先者比哉至若上以致言者未然而欲使之然權而極之之謂下以至言者已然而出於自然造乎其極之謂於此足見其上言本而下言效也至於平天下一節初言欲明明德於天下末以天下平言之亦與上文不相

應葢八條目之效先莫先於知至大莫大於天下平故於此兩節特異也究至此極八條目之中先言其本繼言其效獨於致知格物物格知至兩語迥别此聖人極力提醒學者處學者不可不勉

傳釋明明德引書曰明德又曰明命何歟

曰德曰命本無足疑所疑者二明字有不同耳何則經所謂明明德二明字本有二義上一明字是用力使然之明下一明字是本體自然之明其義固判如也傳内

所謂命即所謂德蓋人得此理於天則謂之德天畀此理於人則謂之命命外無德德外無命其理一而已矣所謂克明德克明明俊德及下文總結曰皆自明也此三明字皆是釋上一明字獨於明命之明乃是釋下一明字此所謂明命即經所謂明德也究至此極曰德曰命辭雖異而實則同諸明字字雖同而義實異審乎此則經旨自粲如矣

致知格物無傳不知其所謂物與知者何也

大學經傳互相發明獨於致知格物之傳不存竟不知其所謂知者何所知所謂物者又何物邪要之傳既不存求之經文斯得之矣此物字即經所謂物有本末之物此知字即經所謂知所先後之知初不待於外求也物者即天下國家身心意是已知者不過知此平治脩齊正誠之理而已矣夫豈自此六者之外而别有所謂物與知哉先儒嘗謂傳有此章而今亡矣或者原無此章葢亦未可知也

傳釋致知格物至於平天下皆兼舉先后而言六

章乃舉誠意何也

上章釋致知在格物出於朱子所補者姑勿論七章以下各舉先后兩節而互言之正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心又為身之主此其身心家國天下二者皆當相合而不相離也至於誠意一節經文雖皆具言先後之序然意者心之所發其所以欲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何莫非出於吾心所發之意

邪故曾子於此特舉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末又結之以故君子必誠其意朱子嘗謂此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斯言為得之矣雖然六章專釋誠意者無足辨五章兼辨格物致知者有可疑何則誠意既出專釋格物致知亦當析言之也愚恐聽訟無訟數語本在致知傳内先儒特因有此謂知本遂指此以釋本末要之本末正不必傳也合於四章釋所謂格物五章釋所謂致其知者如此則正與第六章專釋誠意者相合

通十章而論之前三章分釋三綱領次三章專釋三條目后四章兼釋五條目如此則文義各相類而傳釋為始備矣

誠意章言小人陽善陰惡而亦以誠於中目之者何歟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先儒有是言也然以此而論則出於天理之自然當純乎善而無惡也及即小人而觀之為善者有實有虛為惡者亦有實有虛豈可專指誠為

有善而無惡耶特專以善言則可釋之以真實無妄兼善惡言則但可釋之以真實而未可以無妄言耳朱子大學章句於誠意云者止釋之曰誠實也其亦有見於此矣按傳之六章釋誠意兼善惡而論於人心最為切至初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蓋謂好善惡惡之出於誠也其下申言小人陰惡而陽善斷之以誠中形外此誠字蓋指實有是惡於中而不能揜於外也原其立言之意蓋欲使學者因彼之實有是惡者不容揜則知人之

實有是善者亦然夫如是則孰不思所以愼其獨而誠其意邪聖賢君子啓迪學者之意深矣論者安得謂其陽善陰惡而不當例以誠於中者目之哉竊嘗論之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同此誠也特中庸之謂誠身者專以明善言故其於天理也純大學之謂誠意者兼以善惡言故其於人心也切后之學者要當先於大學之誠意而省察之然后於中庸之誠身而操存之則誠於中者無不善形於外者無不美惟學者其勉之

經傳先字在字同異經言明明德於天下傳言平天下何歟

大學八條目具見諸經初則溯言其本次則順言其效各以先後言之明矣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者今亡矣六章專釋誠意與别章例不同七章釋正心脩身八章釋脩身齊家十章釋治國平天下章首皆以在字易先字九章釋齊家治國章首雖仍以先言而章末凡兩以在字易之曰在曰先其義何以異乎吁無以異也以次

第言則曰先以工夫言則曰在經文通舉八者而總言則逐節以先字言之辭順而序明傳文各舉二者而專言則每事以在字言之辭確而意的學者合經傳而觀之既知所以循次序又知所以下工夫聖賢淑人之功大矣至若經文謂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傳乃易之以平天下在治其國似有不同然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正欲天下之人無有不明其明德此即所以平天下也以明明德言者其事顯以平言者其辭約參而

求之可也況傳文之曰在曰平者豈傳文創為之説哉經文挈三綱領於篇首三在字之義為最嚴歷舉八條目而泝言其本致知在格物蓋亦以在字易先字矣歷舉八條目而順言其效往往皆易置一字而言之惟明明德於天下則易之曰天下平然則傳文此二字之變易皆已見之經文矣援經證傳夫何疑
傳之七章八章皆枚舉病證而不及其方何歟
大學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言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

憂患則不得其正而不言所以正之之道八章釋脩身齊家言人之其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辟焉而不言所以脩之之術或者遂疑其枚舉病證而不及其方學者當何從而用力與吁曷亦考之經文斯得之矣經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誠意即所以為正心之方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即所以為脩身之方也然則誠意所以為正心之方也將何如上章釋誠意揭必慎其獨二語以為訓乃其要也正心所以為脩身之

方者將何如上章釋正心揭心不在焉一語以為戒乃其要也至始論四者之不正五者之或辟正如用藥治病此特其所忌耳學者誠能用其治病之方而戒其所當忌如是則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脩皆必然之效也誠意章末結之以故君子必誠其意正心脩身章末結之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一必字與一在字此正指學者所當用力處

先儒嘗論大學傳之七八章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

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是故心與物接則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不可泥於有身與物接則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五者不可陷於僻有者何或事未至而先有所期待或事方来而專有所偏重或事已過而尚有所留滯此皆所以泥於有也辟者何偏於好而不知其惡偏於惡而不知其美以曲為直以直為曲此皆所以陷於辟也論脩身在正心則以四者之有為戒論齊家在脩身則以五者之辟為戒但各從其病處用力攻之

是即所以為治病之方矣泥於有之失其失在念慮陷於辟之失其失在事為先儒謂忿懥之類在心上理會親愛之類在事上理會斯言得之學者但於心上省察而不泥於四者之有則心無不正於事上警省而不陷於五者之辟則身無不脩脩身正心之方不出乎此究其要亦惟曰誠之為貴

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何以皆言正心之事

按此章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既主於心而皆以辟

言之誠若專為心發也豈知上章釋正心已謂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矣上章論四者之有皆止稱一所字是葢指其心與物接時方萌於中者言之也此章論五者之辟一一稱以之其所是葢指其身與物接時已交於外者言之也且此五者之辟殆皆出於好惡之偏正脩身齊家之大節目處昔嘗有問朱子曰大學脩身齊家章而不言脩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為惡以曲為直可謂之脩身乎

此數語正論上五者之辟學者要當以此用力以為脩身之先務可也復何疑哉

傳之九章首言孝弟慈三者而其下止引書釋慈而不及孝弟何邪

大學傳之九章曰孝曰弟曰慈乃齊家之事曰事君曰事長曰使衆乃成教於國之事正以見齊家者此理教國者亦此理也於是援康誥如保赤子之說以明立教之本保赤子慈也如保赤子乃所以使衆也然上文兼

舉孝弟慈三者而其下止引書釋慈而不及孝弟何邪蓋人之事親敬兄者乃夫人之良知良能不待申言之可也然慈愛之心亦非外鑠而有待於强為者故舉未有學養子而后嫁一語以警發夫人之良心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次章論老老長長恤孤之下亦止引詩以言民之父母似亦此意論者試參考之

既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又曰生財有大道何邪

古今論財之善未有如大學之書初以德與財相配而

言次以財與道相貫而言先后緩急之倫發明殆無餘藴

德財本末之論正言當先德而后財初非以財為末而可廢竊詳此章大旨首言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只此數語可見其先有德而后有財也其后所謂生財有大道道即德也此言有大道正前所謂有德是也此言生財正前所謂有財是也先言有德而后言有財者自本而徂末也

先言生財而后言有道者由末而遡本也反覆玩繹旨意正互相發初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對而論之甚言財之有係於民者若此乃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正以結上文外本内末之所以失也次舉以財發身以身發財對而論之甚言財之有係於身者若此乃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又結上文生財有道之所以得也合而論之初則以財配德而言次則以財貫道而論其實同一揆耳不寧惟是及其末也又疊以義利互論利即所

謂財也義即所謂道與德也章末兩言不以利為利以
義為利也即此可以觀大學之所以有德而后有財生
財之有大道矣不然大易聚人曰財之論何以申之曰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四書疑節卷五

四書疑節卷六

元 袁俊翁 撰

中庸

天命之謂性之下曰率性曰盡性曰尊德性不同

何歟

率者循理之謂人生而後各循其性之自然此通上下而言也盡者極其至之謂巨細無一之不盡此指聖人

之事言之也尊者恭敬奉持之謂所以存養其心此指賢人之事言之也尊德性直指君子言之盡性則曰惟天下至誠為能之即此可見其有聖賢之間矣學者茍能循其性而行之加以尊德性之功以造於盡性之極則不惟已性之能盡而人物之性無不盡矣他日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蓋故者本然之善利者順也順其本然是即率性之謂亦通上下而言也盡心知性以知天是即盡性之謂

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是即尊德性之謂賢人之事也中庸性學淺深之論証諸孟子而益明

前後二性教同異

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三句作一貫說來推原性教之所從出葢指性教二者之名義云爾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以兩句相對說推原性教二者之所由分葢指性教二者之功用云爾故首章曰之謂性之謂教後章曰謂之性謂

之教學者但即之謂謂之二字觀之大㫖蓋可見矣要之凡言性出於天理之自然凡言教者出於人事之使然此曰性曰教之所同也合此兩章而論之天命之謂性者天下之所同以自誠明謂之性言之則聖人之所獨修道之謂教者聖人之事以自明誠謂之教言之則為賢者之事論至此極則二章之言性教彼此不免互有淺深髙下之殊然皆先性而後教於此尤見性者教之本而教自性中出也後之學者欲明二者之名義而求

二者之功用將何如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

篇首三語以性道教兼言之誠明明誠乃止言性

教而不及道何耶

中庸何為而作邪子思憂道學失其傳而作也篇首揭性道教三語以示其綱領下文不復申言性教之何如直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於道之不明不行尤拳拳焉味其辭旨蓋謂性者道之所從出教者道之所自行無非所以明斯道也及觀誠明謂性明

誠謂教之論乃止言性教而不及道何歟吁中庸明道之書頋安有舍道而不言者哉此章之於道非不言也不言乃所以深言之也何也先儒釋此章者謂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按上章自章首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次舉天下之達道五以至於獲乎上信乎朋友順親誠身皆曰有道然後結以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子思承上文而復舉誠明明誠二語雖不明以道言而道在其中矣故集註明謂德無不實

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者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自此以下皆子思反覆推明上章之意每章章首以天道言則以人道言以誠言者居其半蓋誠之一字為中庸全篇之樞紐書中舉天道人道之下申以誠明明誠之語篇首性道教之妙用至是發之無餘藴矣

中庸中和二中字同否

中一字有二義有性理本然之中有事理當然之中理

一而已方其未發渾然一中不偏不倚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是也及其既發隨時取中無過不及所謂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是也中和之所謂中者性理本然之中中庸之所謂中者事理當然之中性理本然之中是體事理當然之中是用合體用而觀之二中字豈二理哉當時子思子作中庸終篇極言中庸之道而章首必先舉中和二字言之正所以明其體立而後用行也中和大本之中蓋自天命

謂性一語中發來中庸時中之中葢自率性脩道二語中提出中庸時中之中實自中和大本之中為之體中和大本之中發而為中庸時中之中是乃由體而達用其理一而已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一言以蔽之曰中可也

中庸二字何以析言而偏舉之

中庸云者正指此中之道常久而不易初非中之外他有所謂庸也子思子因之以名書者要不過闡明此中

之道而已矣故中庸之中大旨只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體用均此中耳時中之中惟其無時而不中此中庸之所以為中庸也或者徒見中庸二字可相合而不可相離遂謂中和時中言中而不及庸德庸言言庸而不及中何歟豈知程子以不偏釋中不易釋庸其下復以正道定理對言誠若中自中而庸自庸二者似不可以偏舉然先儒嘗論程子正道定理

之說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中字只是一箇恰好道理為間不得是亘古亘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此數語可謂明且盡矣朱子語録有謂有中而後有庸者有謂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者又有謂未有中而不庸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是皆一貫之論而猶未明也侯氏謂中可常也可常則中矣輔氏謂惟中故平常中即平常也此二說者蓋互中庸二字正言之矣徐氏謂中而後常不中則不能常范氏謂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可常矣

過與不及則不可常此二說者蓋又兼不中則不庸反言之矣以至朱子集註乃謂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然則曰中曰庸雖二義而實一理中即庸也庸即中也言庸則中寓其內言中則庸在其間偏舉而言之何傷哉況時中一語正以發明君子之中庸曾謂其言中而不及庸乎以性情言則曰中和以德行言則曰中庸中庸中和本一理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非庸乎至於庸德庸言雖

不及中下文有謂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此正所以俯就企及以求合乎無過不及之地非中乎要之中之外無庸庸之外無中唯中故庸中庸本一理也

擇中庸依中庸同歟異歟

中庸一書大抵以知行言也與知與能行對稱三知及三行並論道之不行以行言道之不明以知言大抵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所謂擇乎中庸者是就知上說依乎中庸者是就行上說以地位言則依者造道已深而

擇者造道伊始以工夫言則擇者用力尤難而依者不待於用力是故擇中庸者誠之者之道賢人事也依中庸者誠者之道聖人事也誠之者擇善固執所以為中庸之擇誠者從容中道即所以為中庸之依夫子於擇乎中庸則中之以回之為人依乎中庸則中之以唯聖者能之即此可見其為聖為賢之别矣然聖賢豈二道哉始於擇而終於依同此一中庸之道也

位育化育同異

前言位育者天地與萬物而為二後言化育者天地合萬物而為一何則前言位育者以天地對萬物言之蓋天地位而後萬物育也後言化育者止言天地而不及萬物蓋萬物皆囿於化育之中矣要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天地之心正則天地得其位天地之氣順則萬物遂其育皆自天理中體用中來也首章以致中和並言之中者大本和者達道元以體用相對而言故下文亦以

天地位萬物育對言之也後兩章章首皆以至誠言之二十九章是從裏面說將出盡其性是說體人物之性是說用三十一章是從下面說上云經綸大經是說用大本是說體兩章皆以體用相貫說故論天理之效驗亦以天地之化育包言之也論至此極則天地之位係乎吾道之體萬物之育係乎吾道之用道之體立則天地位道之用行則萬物育體用兼盡則天地化育之功全矣

賛化育知化育優劣

二章章首皆以唯天下至誠舉其端一言盡其性盡人物之性則終以賛化育一言經大經立大本而終以知化育蓋盡性非出於經大經立大本之外而經大經立大本乃所以盡性其理一而已矣賛化育以事言知化育以心言蓋本無所輕重然於賛化育之下曰與天地參是則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聖人配天地而為二知化育之下曰其淵其天是則天地其聖人聖人其天

地天地合聖人而為一故朱子章句於三十二章至誠之下謂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即此而論則曰知之功深而曰賛之功淺昭然而甚明也

二大本同異

天下之理一本而已初豈有二本哉要之前後所謂大本者一也大本者何此理之全體是也首章專言大本者指此理自然之本體也末章多一立字乃指此理本體之所以然也其理則一而已矣前言大本者主於中

中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正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後言大本者主於誠誠即至誠無息之誠正所謂誠者天之道也無過不及之謂中真實無妄之謂誠惟誠故中惟中故誠此二字乃中庸一書首末之綱要夫豈有二理耶前言大本者指自然之全體由體而達用即下文所謂達道是也後言大本者指全體之所以然體立而用行即上文所謂大經是也論至於此是則前後所言大本者一也特其所以言者有不一以下文多一立

字故爾雖然前後立言一則曰天下之大本二則曰天下之大本及論達道大經亦曰天下之達道天下之大經天下云者謂人有此生均有此理自天子至於庶人天下之所同也

二達道同異

和者天下之達道蓋自人之常情言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蓋自人之大倫言之也夫自人之常情觀之孰無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者乎此其為天下之達道也

又自人之大倫觀之孰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者乎此其為天下之達道也前所謂達道者以大本對言之大本主於内達道主於外後所謂達道者以達德對言之達德主於内達道主於外道之云者皆指行諸外而言日用常行之謂道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是也其所謂達者正言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貴賤一也

和者之達道在禮運即所謂七情五者之達道在禮運

即所謂十義治七情修十義又不可無聖人之教不然中庸何以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首章曰大本達道三十二章曰大經大本而不曰

達道何也

首章所謂大本達道者中也和也三十二章曰大經大本而不曰達道者大經即達道也何也先儒嘗以經綸為致和立本為致中如是則立大本者即中之所謂大本經綸大經者即和之所謂達道矣且中庸又曰天下

之達道五先儒又謂大經者五品之人倫是又即所謂五者之達道矣要之二大本皆言道之體也前達道指言道之用後大經亦指言道之用也特前所謂大本達道者先體後用而順言之後所謂大經大本者先用後體而遡言之前以中和而分言是蓋析體用而辨天理之名義後以至誠而統言是蓋貫體用而論天理之功用本皆異辭而同旨者也

天下之達道五夫子乃止謂君子之道四何與

達道云者通上下而言無古今無貴賤無知愚賢不肖本夫人之所同故歷舉五者而謂之天下之達道也至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其大旨蓋謂事父事君事兄與朋友先施之道吾所以求諸他人者反諸己皆有所未能此乃聖人以責人之道責己而為是自反之辭耳其於夫婦之道正無所施其自反焉故於此獨不及也要之天下之達道五乃泛求諸人之論故五倫並舉而無遺君子之道四乃自反諸己之論故五倫有一之

或畧道之為道則一而已矣

況上章論君子之道則首明其造端乎夫婦下章論君子之道則又引妻子妻孥之詩是則夫子論君子之道者夫婦未始不列其間特於此自反之辭不之及耳易吾夫子之所繫詩吾夫子之所删禮吾夫子之所定易重咸恒詩始二南禮重大婚至此益足證夫婦之道為最重

至誠至聖同異

周子嘗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知乎此則聖即誠也誠即聖也中庸言至聖者一而言至誠者三惟三十二章舉天下至誠而言大經大本者與三十一章舉天下至聖而言聰明睿知者二章相承先儒嘗謂至聖以德言至誠以道言析之明矣今觀上章論至聖也章末結之以故曰配天蓋誠者天之道至聖之配天亦唯其誠而已於此見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也下章論至誠也章末明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

孰能知之於此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也合而證諸周子之說聖誠而已矣此至聖之德也無不主於誠誠者聖人之本此至誠之道所以成乎聖聖以德言誠以道言其理一而已矣雖然至聖以如天如淵言至誠以其天其淵言似不能無淺深之間及究其極至聖之德言其用至誠之道言其體以用言則人與天合故以配天言之以體言則人與天一故直以天德言之溥博即浩浩也淵泉即淵淵也二者未可以差殊觀

至誠兩章同異

中庸言天下至誠者有二一則以盡性言之一則以經大經立大本言之夫所謂性即所謂大經大本也所謂盡即所以曰經曰立也特前章言盡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自微而之顯後章言大經大本者是從下面上去由博而反約故此二章於天地之化育一以贊言而曰可與天地參一則以知言而曰夫焉有所倚蓋亦各就上文言之耳何則贊以事言尚有形迹之可擬故

曰可與天地參此指至誠之用言也知以心言初無方體之可名故曰夫焉有所倚此指至誠之體言也合而論之贊非不足知非有餘可與參者非劣焉有倚者非優體立而用行其理一而已矣

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同異

上章舉天下至聖言其溥博淵泉則曰如天如淵下章舉天下至誠言其淵淵浩浩則曰其淵其天且於如天淵之下章末復以故曰配天言之則可見其人與天合

其天淵之下章末直以達天德者言之則可見其人與天一然則其不特如之而已至誠之於至聖其亦有所優劣乎吁至聖以德言至誠以道言初豈有二理哉蓋溥博淵泉即淵淵浩浩者之用淵淵浩浩即溥博淵泉者之體以體言則曰其以用言則曰如初不可以是而為優劣之辨也

高明配天峻極於天溥博如天浩浩其天字章旨

同異

高明配天峻極於天者皆是指天之高以比道之高蓋以道之體言也溥博如天浩浩其天者皆是指天之大以比道之大蓋以道之用言也道之體若是其高道之用若是其大非天不足以名狀形容之也合而論之則於體用之中又各有淺深焉配天云者天自天而聖人自聖人不過配之耳極於天者天其聖人矣聖人其天矣非特配之而已也如天云者天自天而聖人自聖人聖人不過如之耳其天云者天其聖人矣聖人其天矣

非特如之而已也以道之體而論者自高明配天以至峻極於天則其高者益以高以道之用而論自溥博如天以至浩浩其天則其大者益以大論道之妙復何以加於此哉雖然此猶未也曰高明曰峻極曰溥博浩浩是皆有方體之可求篇末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於此正可見天之所以為天也道之所以為道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上章曰聰明睿知下章又曰聰明聖知何耶

前章曰聰明睿知後章曰聰明聖知按洪範曰睿作聖睿聖本同一致也徐而攷之睿者思通之謂也聖者無思而無不通也無不通生於通微是則聖者睿之極功也先儒於上章釋聰明睿知為生知之質其下四者為仁義禮知之德斯言固得之矣然合下章而論則睿知猶有涉於作聖之功不若聖知之得於自然也是以中庸本文上章謂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下章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之然則

叡知以能言者指聖人之能事聖知以固言者指天德之所固有只此二字求之其淺深自可知也

道之不明不行謂愚不肖之不及費隱章又謂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耶

中庸以知行言道者多矣三知三行自是三種人物書中有以不行對不明言者明即所以知之也有以不知對不能言者能即所以行之也識乎此斯可與語道矣

第四章以不明不行言者推明斯道之弊以警夫人第

十二章以與知能行言者推原斯道之本以誘夫人無非所以為斯道計耳

前言愚不肖之不及知行者指言其質之偏所以警夫人之揉化其質以救斯道之獘後言愚不肖之與知能行者指言其理之同所以誘夫人之擴充其理以反斯道之本均之使人求合於中庸之道而已合而觀之因不行不明之論正當矯其質之偏而救夫獘因與知能行之論正當會其理之同而反乎本審如是則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又何有愚不肖之間哉生知安行固不可及自困知勉行以造夫學知利行之域不難矣

前言不明不行者舉斯道之全體言也後言與知能行者舉道中之一事言也自斯道之全體而論則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愚不肖知行之甚難也自道中之一事而論則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此愚不肖知行之甚易也世之學者正當因夫一事之易知易行以

求夫全體之難知難行擇善固執百倍其功是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自可以盡夫中庸之道矣雖然豈特愚不肖為然哉知者知之過賢者行之過蓋與愚不肖知行之不及者均不免於不行不明之弊至於夫婦愚不肖之可以知行者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要之賢知之不明不行聖人之不知不能皆舉斯道之全體言耳斯道之全體大用非特愚不肖視之以為難雖賢知聖人亦不可以易心視也善知道者勉之

哀公問政章曰親親尊賢先後同異

前一節從天理發用上說來後一節從治道設施上說出曰親親曰尊賢其事則異其辭則同

前所謂親親者主事親而言尊賢者主知人而言故下文明謂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以親親屬諸仁以尊賢屬諸義是葢自天理發用上說來者明矣後所謂尊賢者主於親師友親親者主於睦宗室故下文明謂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

以尊賢繼脩身之下以親親列敬大臣之先是葢從治道設施上說出者審矣先儒嘗論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然則前一節先親親而後尊賢者固宜先儒又論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而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親親次之然則後一節先尊賢而後親親者亦宜
前後兩節所謂親親尊賢者雖不同其大要皆主於修

身不然大學何以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思脩身知所以脩身兩節皆以脩身為本其所以思之知之者將何如

中庸第二十章首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脩身一語固為此章之綱領然下有謂思脩身又有謂知所以修身兩節不知其所以思之知之者將何如吁前一節所謂思者即大學所謂致其知也後一

節所謂知者即大學所謂知之至也何也前一節是論修身之本後一節是論修身之效故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蓋天乃理之所從出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所思必極之於天此乃遡而言之以求其本也又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蓋人者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所知必至於治天下國家此乃順而言之以推其效

也然則遡求其本者所以致其知順推其效者所以知之至斯言為盡之矣不寧惟是下文舉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最居其首蓋足證修身為此章之綱領矣其曰脩身則道立首言修身之效者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之事皆在其中矣其末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此言脩身之本者知天知人事親之理皆具其中矣末又歸之於誠身誠身云者合内外貫始終本末盡在於是學者不可不察

九經第三節言九經之事自修身之外言勸者六不言勸者二且於羣臣變文言士於庶民變文言百姓何歟

中庸九經先列其目次舉其效所言無不同也至第三節歷言九經之事自修身之外言勸者六不言勸者二其故何耶徐而攷之尊賢即所以修身也親親即所以齊家也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

柔逺人懷諸侯次之自尊賢而修身親親而齊家及夫朝廷之大臣羣臣國中之庶民百工皆於我為近者也天下之逺人諸侯則其勢分為甚逺焉近者乃可勸厲以相勉逺者必待觀感而向化理勢所不可得而強同也向使待逺近無所别皆是以勸之則柔者或流於巽懦懷者或流於姑息豈足以動逺人之感慕哉當時立言其於家國朝廷之近者曰尊曰親曰敬曰體曰子曰來皆易之以曰勸以示親密之意至於天下四方之逺

者乃曰柔曰懷而無異辭不過待之以寬洪而已古之聖人篤近而舉遠於斯可見矣乃若於羣臣變文言士於庶民變文言百姓似有不同然今日朝廷之羣臣即往日鄉遂之士今日之待羣臣如此則為士者皆可以知所勸矣泛言之則曰庶民在畿甸則曰百姓堯典以百姓對萬邦孟子以百姓對四海是則自百姓而視庶民為頗近近而百姓有所勸則遠而庶民可知矣況曰士曰百姓者初不待此而後見上文言九經之效已言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矣至此乃變羣臣而曰士變庶民而曰百姓無以異也且此九者之中於百姓獨曰勸又不待勸百姓而後以勸言也世之為天下國家者其於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者可不勉哉

三德九經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何歟

中庸一書以誠字為一篇之樞紐聖賢君子之道孰有外於此誠者哉是以初言三德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及言九經又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誠是已夫以三

德者德之緼於内者也九經者事之見於外者也三德乃九經之根本九經乃三德之枝葉三德九經實相為之表裏初豈三德自三德九經自九經哉惟其三德九經同此理也故二者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章句皆以誠字釋之程子論三德之誠則曰所以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别無誠此三德之實也朱子論九經之誠則曰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合而論之皆不過一真實無妄之謂耳三德行

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德緼於内事見於外皆主於誠而已矣雖然有諸内者形諸外必也三德之緼於内主於誠而後九經之見於外無非誠使内之三德有未誠則何望其外之九經一於誠哉是以聖人立言之序先三德而後九經良有以夫知道者不可不察

中庸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舉大舜顔淵子路之事以明之至第二十章反覆言之而無

餘蘊曰三德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論者遂謂三德與九經異矣而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何歟徐而玫之前一个行之者一其指三德言者明矣後一个所以行之者一雖明指九經而言然究其本旨則亦正指三德而言九經乃三德之見於行事者耳何以言之上文三德之下歷舉三知三行以言之矣於此初無問辭乃特舉子曰二字舉三近之目遂謂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

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由是申之以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歷歷言之然後結以行之者一之辭按上文所謂知斯三者指三近而言其下九經之事皆自此三近而推行之耳是則九經之行之者一是即三德之行之者一一者非他誠而已矣雖然前所謂行之者一指此三德之見於行事之五者而言也後所謂行之者一指此三德見於經之九者而言也行道之五者足於己也為經之九者及於人也足於己者此誠及於

人者亦此誠正所謂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誠物也

四書疑節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疑節卷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陸昺

四書疑節卷七

元 袁俊翁 撰

孟子一

史記謂孟子與其徒自著書韓子又曰孟子殁後其徒記之

史記列傳謂孟子退自齊梁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韓子乃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

没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耳二説何不同耶要之史記謂此書作於孟子退自齊梁之後則是然謂孟子自與其徒作之則未必然也韓子謂此書非軻自著則是然謂其徒作於軻既没之後則無所徵也竊意孟子歷事齊梁以堯舜之道陳於君者既不行乃退以其道淑諸人當時門弟相師尊之遂取其平日之善言編集而成書初非孟子自與其徒作之也韓子謂非孟子所自著本亦有見於此但直謂作於孟子既没之後

則書中初未嘗及於孟子臨終之事殆亦無所明驗論者但從韓子之論除去軻既沒三字則斯言為得之矣

公都子問性而孟子所答曰情曰才曰心何也

此章大旨只欲發明人性本善而已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朱子嘗謂是說那情之正底從性中流出來者原無不好也所謂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朱子嘗謂正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不善處一性之中萬善完備能發將出來便是才也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係諸心者此本是情下文申之以仁義禮知此又見得是出於性朱子嘗謂心包性情者也自其動者言之雖謂之情可也合是三者而論此情字是指才從性中流出來者此才字是指能從性上發將出來者此心字是指心統性情而言者如此則孟子所答雖不及性而其所言無非發明性之所以善也

情者指性之感動處言也才者指性之發用處言也心者指性之統會處言也三變其說無非發明此性之本

善而已

答公都子問性而以情與才言之性情才三者有異無異

先儒嘗謂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即此觀之曰性曰情曰才其名雖殊其理則一竊原孟子立言之㫖正欲發明人性之本善乃舉情與才之發於外者言之庶乎人易知而易曉也且如仁義禮知性也正所謂性之本體理而已矣者是

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情也正所謂情則性之動而有為者是也其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者才也正所謂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是也

下文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明其為仁義禮知之性必皆以心言之可見其心為性情之統也既而又論不思不求不能盡其才則知此才之發用亦係於吾心之思耳朱子嘗謂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千頭萬緒皆從心來者斯言豈不信然

孟子專以善論情情不過言性之感動而已至周子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然後情與性有殊孟子專以善論才才不過指性之發用而已至程子謂才禀於氣氣有清濁而後才與性有異周程發明性學較孟子雖益精密然援以論孟子之書則不可以強合孟子自孟子之書周程是周程之書意各有在論者不可不辨

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又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何歟

此二命字本皆指命分之命而言特其所言之事則有異故二章正所以互相發而不見其兩相背也何也士君子立身行己之間有屬性分之事有屬命分之事屬性分者求其在我也屬命分者求其在外也求在外者如富貴貧賤壽夭之屬求在我者如孝弟忠信仁義之美是以求在我之事則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求在外之事則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此所謂法即彼所謂性性者天理之從出法者天理之當然其理一而

已矣君子人與必須全在我所固有之理盡在我所當為之事此孟子所謂性也所謂法也至若不謂命者正言性分內事不可徒諉之命分也以俟命者又言性分外事不得不付之命分也合而言之無非勉君子以務內不務外之學耳

既曰莫非命也又曰君子不謂命也何與

此二命字皆指分定而言前章以為莫非命者蓋言不得不安於分定也後章以為不謂命者蓋言不可徒諉

於分定也不可徒諉於分定者要當盡其在我不得不安於分定者要當聽之在天此兩章之㫖有不同也何也莫非命也一語上下章皆以夭壽生死得失而言此所謂命蓋從受氣厚薄不齊上論而有貧富貴賤壽夭分限之殊不謂命也一語上文正指仁義禮知天道而言此所謂命蓋從稟氣清濁不齊上論而有知愚賢不肖分量之間二者本皆以稟受言之然稟氣清濁之不齊者愚可使之明柔可使之強學力所可以行變化故

君子不得不盡其在我受氣厚薄之不齊者豈不得而
喬損不得而加人力不可以轉移故君子不得不聽之
在天聽之在天者亦惟曰行法以俟命而已盡其在我
者不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止也横渠有言曰養則
聽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斯言蓋盡之矣
莫非命者人所不可強求者也偶有不得則必安焉以
聽之而不得以容吾力不謂命者人所不可自棄者也
一有不至則必勉焉以致之而不得不竭吾力君子之

善知命者不可不竭吾力以至於不得以容吾力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先儒嘗論人事盡處便是命要當盡其在我方可言命此所謂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使一切委之於命而人事不脩可乎君子行法以俟命脩身以俟命切勿徒借莫非命也以自諉

養氣之論氣與義輕重先後何如

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蓋謂道義無氣以配之則其體有所不充而餒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

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葢謂氣不集義則亦不免於餒然則氣與義二者得無輕重先後之殊乎吁人有此生義與氣皆固有之物本無輕重先後之殊然自存養之工夫而論氣固非可輕而終當以義為重氣固非可後而終當以義為先集義乃所以養氣也曾子養勇主於縮孟子養浩主於直皆此義也向使徒氣而已矣則不過為孟施舍北宫黝之勇而已矣况此章大旨正為告子未嘗知義而發然則義與氣二者之

閒以義為重而且先者審矣

配義與道集義所生同異

既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則道義由養氣而後行之勇決又曰是集義所生則又養氣由集義而後浩然充塞抑何二說之不同歟吁氣依形而立理乘氣而行氣與理蓋相為之盛衰初言配義與道者極論養氣之效次言集義所生者推原養氣之由集註釋之旨自明白他若旦氣夜氣云者亦豈徒言氣哉正言仁義之良心有

存與放耳甚矣哉氣與理之不相離也

君子養氣之學徒氣不足以為勇徒義不能以自行要必義為之主而氣為之輔耳其曰配義與道者蓋言徒義不能以自行其曰集義所生者蓋言徒氣不足以為勇合而論之氣因義生義以氣配義為主而氣為輔固昭如也是故孟子論旦氣夜氣之所存亦必以仁義之心言之至此益足見氣與義之不相離也

孟子嘗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先儒有謂論形

質則氣為之體論氣則義理為之體上文配義與道一節蓋曰道義必以氣為之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所不充正所謂論形質則氣為之體是也下文集義所生一節蓋曰事皆合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正所謂論氣則義理為之體也要之養氣之學莫先於義理義理之學又莫先於心志是故孟子養氣兩章皆以義理論氣而且以心志論氣良有以也

志動氣氣動志之下止言氣動其心而於志動氣

之說未竟

孟子立言本旨蓋為告子有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之論遂為可不可之辨而申以氣帥體充之說志至氣次之說持志無暴氣之說大意正欲内外本末交相培養而後可公孫未達此意遂疑孟子既言志至氣次則専持其志可也又何以無暴其氣為哉孟子由是發為志動氣氣動志之論以見持志養氣二者不可以偏廢也然以志為重者公孫之所已悟氣亦為要者公孫之所未

達且志動氣者天理之常夫人之所通知氣動志者人事之變夫人之所未覺故下文於志動氣者可畧而於氣動志者不得以不詳焉詳於氣而畧於志論者初不可以差殊觀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儒所定句讀不同何者為是

按朱子集註謂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並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正預期也春秋傳

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由是而論則此一心字上下句讀之所屬雖不同而釋正字為預期者初無二義愚恐近世之說本出於朱子之所見特不欲與趙氏程子相馳背故托言得之於近世而亦以通釋之朱子蓋深有取於此矣嘗以句意推之曰正心曰忘曰助長三勿字皆在上疊言之深自有理若以心字屬勿忘之上則勿長可一貫說去勿正果何屬乎要之勿正句絶不若勿

正心為文從而理順也

曾子孟施舍之勇正自不同而謂孟施舍似曾子何耶

擬人必於其倫自古有是言也然容有一時借彼形此之論而特言其近似者固未可以為實然也嘗觀孟施舍之勇一以無懼為主不待量敵慮勝而後往曾子之勇則自反其縮不縮而為之進退二子之勇正自不同而孟子乃謂孟施舍似曾子何歟吁似之云者特言其

近似云耳初豈以為實然哉當時孟子論舍之勇本與北宮黝並稱以舍視黝彼善於此然空言不足為之辨遂借孔門二弟子以言其似使公孫丑知曾子子夏之優劣則知舍黝二子之優劣矣是蓋借彼形此而為近似之論初非以為實然也且孟子既言舍似曾子矣又引曾子大勇之說遂斷以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至是則孟子固自言其不如矣孟足証前言其似者非的然之論學者復何疑為雖然孟子前言其似

者抑果何所取耶蓋舍務守已與曾子之反求諸已者其氣象頗相似耳故後稱曾子之美者曰守約前稱孟施舍之美者亦曰守約此可見其相似之大畧矣特舍之守約未離乎血氣曾子守約純出乎義理此舍之卒不曾子若也不然子路嘗有君子尚勇乎之問 夫子何以曰君子義以為上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其氣象果何所似

初論孟施舍北宮黝之養勇結之曰舍豈能為必勝哉

能無懼而已矣蓋黝以必勝為主舍以無懼為主以舍
視黝蓋亦彼善於此而特慮公孫丑之未易識也乃借
孔門二子以言其似且謂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
而孟施舍守約也即此可見孟子之意正以舍優於黝
也自今觀之舍黝之優劣觀其所養之勇則可知已至
於曾子子夏之為人其優劣何從知耶先儒嘗論聖門
自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於此見曾子子夏本皆以
篤實稱而曾子蓋優於子夏遠矣孟子之意正欲使丑

因曾子子夏之優劣則可知舍黝二子之優劣矣夫以舍專守己其氣象正與曾子反求諸己者頗相若黝務敵人其與子夏之篤信聖人者頗相類此其所謂似也似者得其近似云耳初非以為實相同也當時孟子亦慮夫丑聞舍似曾子而或以舍之勇為足矣於是復專舉曾子之大勇遂謂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前謂其似後又言其不如即此尤可證其前言非的然之論也

浩然之氣即旦氣夜氣之所存否

人生天地間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以此氣之盛衰蓋與此理為之消息特在人之所養何如耳

人之一身止此一氣夫豈有二氣哉浩然之氣自氣之動處觀之旦氣夜氣自氣之静處驗之浩然之氣此氣也旦氣夜氣亦此氣也先儒稱其有功於後學者重在養之一字耳然則養之之方將何如曰義道曰仁義皆是指養之之具前以志言後以心言乃是指養之之主

反覆紬繹意自可見所謂浩然者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其體段本如是也先儒嘗謂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此言蓋盡之矣所謂旦氣夜氣者本非養氣者下工夫處但於此定靜時可以體驗是氣之消息為何如耳使能瞬存息養之得其道則夜氣所存渾然一初自旦而晝自晝而夜將無時而不爾浩然氣象蓋可想見倘或存養之不固則夜氣且不能為之定靜矣縱稍靜安及與物接又將汨亂旦晝所為梏之反覆則厥初所以浩然而

充者蓋將歉然而餒矣非獨聖賢君子有此氣也人皆有之聖賢君子能勿喪耳合而論之學者但就旦氣夜氣上熟加體驗而勉夫旦晝存養之功則浩然之氣在其中矣吁其為氣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要非一朝一夕之故善養氣者其察之

人生豈有二氣哉夜氣旦氣特患其無所存及雖有存焉者寡而已苟於此時其所存者湛然清明渾乎一初則所謂浩然之氣者即此是已

聖賢君子存養之功深操守之力固向晦宴息自然凝定夜氣氣之歸根也旦氣氣之將春也浩然之氣固在其中彼或旦氣夜氣之稍清及與物接又將汨亂此固不足以言浩然之氣矣甚者旦晝梏亡之反覆雖夜氣亦不足以少存斲喪戕賊索然無遺平旦之氣且不足而況復有所謂浩然之氣哉甚矣人不可不知所養要之浩然之氣本人之所同有者夜氣旦氣所以示體驗省察之方此特為學者設耳其有善養在我之浩然者

自夜而旦自旦而晝無一息之不然寧復有旦氣夜氣之辨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由是觀之聖賢君子之所養蓋可知矣

四端不言仁禮義知而往往以仁義知禮言之者何歟

聖賢發明性理之論蓋與推明造化之說同一揆也何也有以對待言者有以流行言者此其立言之序有不同歟嘗謂四端之說自孟子始人之四端配乾四德兼

且求之五行以配四時皆當先仁次禮次義與知乃為順序今孟子往往以仁義禮知言之何歟吁盍亦攷諸聖人之論易卦蓋可知已天地定位以下一節論先天之卦者以八卦之陰陽對待言也帝出乎震以下一節論後天之卦者以八卦之陰陽流行言也今四端之説亦然曰仁禮義知者順而言也曰仁義禮知者對而言也譬諸四方曰仁禮義知者即東南西北之稱曰仁義禮知者即東西南北之謂所舉四方之序不同而所指

四方之位則一所舉四端之序不同而所指四端之理則一論者復何疑哉雖然孟子即舉四端矣而又或止以仁義對言之何歟蓋仁禮屬陽義知屬陰禮乃仁之著知乃義之藏專言仁義則亦足以包禮知矣譬之魯史以時紀事而特名之曰春秋蓋年有四時惟錯舉以為之名同一義耳

嘗論仁義禮知之端又論仁義禮知之實曰端曰實之所以分事親從兄之所以為實何如

仁義禮知之在人其理一而已矣特孟子之所以推明此理者有不一耳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從心上發見處言之如事親從兄云者特從行事最切近處言之無非所以發明是理之固有耳端出於心實見於事論者但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為實則知曰端曰實之所以分矣合而論之端以心言其理較微實以事言其迹較顯端之中有實存實之中有端寓四者之端發而為四者之實四者之實本之於四者之端曰端曰實初非

判然為二物而不相攝也後之君子當求所以充夫四者之端斯可以踐夫四者之實四實之外又當盡夫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於端曰充於實曰生學者所不可不勉

四端四實其義何如且四實之外增以樂之實何也

曰端曰實本皆指天理之發見處而言耳竊詳當時立言之旨其論四者之端也章首本專言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乃舉乍見孺子以證怵惕惻隱之心遂併謂惻隱者仁之端羞惡者義之端辭讓是非者禮知之端此蓋因論仁而併及義禮知之端因其心而推其理皆從泛然接物處言之也其論四者之實也章首特舉事親從兄以明仁義之實下乃併謂知斯二者弗去為知之實節文斯二者為禮之實此蓋本因論仁義而併及知禮之實即其事而驗其迹皆從切於躬行處言之也合而論之四者之端發而為四者之實四者之實本之於

四者之端端以心之理而推實以事之迹而驗均之是仁義禮知根於心形於外則謂之端與實也吁是固然已四實之外乃又增以樂之實何歟蓋人性只有仁義禮知四者而已初無所謂樂者然事親從兄之間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是則樂斯二者而為樂之實矣孟子别章皆以仁義禮知相次而言惟此章先言知而後及禮正以樂本與禮相因而生也不然有子何以曰禮之用和為貴

仁義之實曰事親從兄禮樂之實豈二者之所能

盡歟

孟子嘗論仁義之實而以事親從兄言之蓋仁義莫切近於孝弟以實言之宜也至於論禮樂之實亦皆以斯二者言之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二者果足以盡之乎吁禮樂固非二者之所能盡仁義亦豈斯二者之所能盡乎孟子立言之初意蓋以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以至禮主

於節樂主於樂亦莫先於斯二者舉天下之仁義禮樂未有不由此而克之此乃良心之發最為真切故皆以實言之猶有子以孝弟為人之本本立則道生是也孟子嘗論人之良知良能亦以愛親敬長而言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其論堯舜之道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先儒言之明矣至若言義則同言仁則異者無他焉仁存諸心而為體者難知義制夫事而為用者易見故義以路言指人之所共由者也其理坦然甚明

不待變其說以曉夫人可也仁之理微未易窺測初則遠取諸物而以宅言之宅非一日之可曠譬之不為不切矣而人猶或未之悟也故又近取諸身而以心言之心可一日而或放乎人雖至愚不肖之倫於此盡亦知所警矣要之路者喻乎天理之所當行以言天理之當然此語固可以盡夫義之為用矣宅者喻夫天理之所從出以言天理自然之安至於心則舉天理本然之體以實指天理之所從出世有求仁之體者不悟於彼

則必悟於此矣要之孟子之論仁義此兩章雖曰一異一同而其以仁義相為體用則一也雖然此之所為體用蓋合仁與義配言之則然也他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又就其一理之中以已發未發相為體用體立而後用行窮理者不可不察

前後言仁何以不同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生者故人之所以為人有此仁耳仁字從人正此意也孟子嘗曰仁人之安

宅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何三説之不同耶徐而攷之孟子論仁初以宅言者凡二次以心言末又以道言前後雖三變其説然一則曰人二則曰人信乎人之所以為人者有此仁耳學者盍反求吾之所以人者可不求其在我之仁哉夫以宅言者人莫不有此宅也一日曠而弗居不可也使夫人知宅之不可曠則吾仁其可曠乎以心言者人莫不有此心也一日放而不求不可也使夫人知心之不可放

則吾仁其可放乎至於以道言者人莫不有此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使夫人知道之不可離則吾仁其可離乎曰宅曰心曰道雖不同而皆以人言之無非所以示人以切至之理使人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要之三說之中仁者人也一語最為說仁一大本原此語蓋亦有所自來夫子嘗答哀公曰修道以仁又曰仁者人也初載諸孔氏之家語子思乃取而述諸中庸之書孟子嘗師事子思者也然則仁者人也而且以道言

者孟子得之子思子思得之夫子

孟子一書無非發明仁義之理然七篇之中後兩篇說天理最精到試以言仁觀之可見已安宅之說借此以論天理自然之安不過取諸物而譬言之也人心之說直欲使夫人知其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觀是乃取諸身而指言之視安宅之說為尤切矣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乃直言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也至此則取諸人

而明言之視人心之説為又切矣及以其叙而攷之安宅之説初見於公孫丑而於離婁重見之人心之説見於告子人也道也之説見於盡心於此可見孟子七篇之中後两篇説天理最精到也況夫仁人之安宅也仁人心也此两説皆以義路配言之此仁不免為偏言之仁大抵仁為體而義為用也至於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葢專言仁之所包者廣一言以蔽之曰人而已此其盡心末篇論仁一語實為一書之論仁之最切

者也

君子之於物愛之而弗仁仁者愛之理岐而二之何耶

此章大旨重在於論君子行仁之有等差耳章首自物而民以遡言之由輕而之重章末乃自親而民民而物以順言之由近以及遠無非所以論行仁之事也先儒嘗謂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斯言為得之矣論者安可遽擬此一語而為之疑要之仁者愛之

理也聖經賢傳凡以仁專言者仁固足以包愛以愛專言者愛亦足以見仁其與仁愛相貫言者仁為體而愛為用此章乃以仁與愛次第言者愛為淺而仁為深耳謂其岐而二之不可也況此章豈特曰愛曰仁之有淺深哉於民也仁之而弗親則親又深於仁矣合而言之曰親曰仁曰愛皆此仁也論者但知親親為仁之本則知仁民愛物皆仁之推果可謂愛自愛而仁自仁徹上徹下即親親仁民愛物三者一以貫之斯可與言仁矣

兩有三反之論大旨同否

嘗聞諸夫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是以自反之道乃君子處已接人之大要也孟子兩有三反之論一則曰仁知敬一則曰仁禮忠兩章大旨蓋皆因人之有戾於我而後為之自反一也然而離婁上篇所載三者之反不親不治不答自是三節事曰仁曰知曰敬自是三者之德離婁下篇所載三者之反本只因横逆一事而自反者有此三節曰且曰仁曰禮為二

者之德忠則自仁禮中出此二章之所不同也何則人性之中五常而已敬即是禮禮與仁知是為三德未聞其有所謂忠者上篇以仁知敬三者並言自是舉三事而言三德此蓋無足辨已下篇所舉三反原是分兩節說章首論君子以仁禮存心指愛人敬人以言其施指人恒愛敬之以言其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自反其仁與禮矣仁禮而横逆猶是也然後以不忠自反焉蓋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

以不盡其心也是則初自反其仁禮者其責已猶淺及自反其不忠者其責已益深此仁禮忠之三反當作一脉看來非若仁知敬之三反自析之為三節者也要之仁知敬之三反其目詳而盡仁禮忠之三反其事明而切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其身君子俱所不可不勉也雖然此二章之所以自反皆因人之有戾於我處天理之交者也茍人之無所戾於我則君子其無所自反乎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乃君子處天理之常者不然何

以曰君子誠之為貴

孟子曰言語必信又曰大人者言不必信何耶

此二必字自是二義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此必字自然而然非有心於為之也大人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此必字乃期必之謂不免有心於為之也然則言語必信云者無心之必也言不必信云者有心之必也有心之必不可有無心之必不能無皆不過全其在我所固有之理盡其在我所當為之事而已言語必信一章歸之

君子言不必信一章歸之大人大人惟義所在君子行法以俟命法即義也義即法也君子主於法而行言語自然而必信是蓋無心之必也大人主乎義所在言不期信而自信若夫有心之必則無矣自其言不期信而自信至於言語自然而必信其揆一也昔魯論以毋必稱聖人此必字正指有心之必也若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之屬此必字是指無心之必也吁無心之必不能無有心之必不可有知道者不可不察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此蓋指言自然之理置而勿疑可也所可疑者言不必信一語耳此必字乃期必之謂與前所謂言語必信之必義自不同叅諸魯論有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正與孟子此章互相發自孟子申以惟義所在一語而魯論之語益明蓋大人之言非不欲其信也特不可期必之惟合於義斯可已且如父為子隱似不信矣然不失其為吾黨之直者父子之義也

四書疑節卷七